

WUXI WENSHI ZILIAO

梁溪新视野

无锡文史资料

第49辑

无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梁溪新视野

无锡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史料
资料

第四十九辑

无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溪新视野/无锡文史资料 (第 49 辑)-无锡市政协文史委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1

ISBN 7-207-06878-6

I. 梁... II. 无... III. 文史资料-无锡市 IV. K820.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1222 号

责任编辑: 安晓峰

装帧设计: 辛道国

梁溪新视野——

无锡文史资料 (第 49 辑)

无锡市政协文史委 编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无锡市广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937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6878-6/K. 788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永志不忘毛主席对我家的深情	王心支 (1)
秦邦宪烈士事略	薛明剑 (9)
追记秦邦宪在重庆的一次讲演	薛明剑 (12)
为和平民主奔波尽瘁的秦邦宪	何锦渊 (15)
志愿军一等功臣丁志辉	盛星辉 (19)
在嵩山反“清乡”斗争的回忆	徐念初 (24)
怀念敬爱的孙中山先生	雷 彪 (27)
辛亥风云中的吴芝瑛	吴昭谦 (32)
吴芝瑛事迹补遗	吴昭谦 (38)
造福桑梓的严重儒先生	严国钧 (44)
试论民国初期无锡的革新及其影响	孙宏年 (47)
王赓其人其事	高恕新 (55)
唐文治传	唐孝宣 (59)
顾毓琇——中国博雅会通的大家	潘昌前 (71)
陈翰笙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汤健民 (76)
我的舅公公陈翰笙	许光宇 (79)
生如明月 逝如清风	
——怀念赵朴初老人家	萧国兴 (83)
斯人已逝 风范永存	
——纪念赵朴初先生	吴国平 (85)
孙毓修：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辛道国 (89)



- 近代图书馆学奠基者孙毓修 柳和城 (93)
恩师刘崧生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王 荣 (97)
评述中美关系 促进民主运动

——忆薛葆鼎为《文汇报》撰写驻美通讯 秦柳方 (101)

- 陶行知与无锡教育 张凤鸣 (110)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追记我的父亲吴文藻 吴 冰 (119)

- 名师学者邹文海事略 邹 宁 (128)
怀念父亲邹文海 邹淑班 (130)
回忆在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区 秦柳方 (137)
无锡现代复式教学沿革 李光伯 (149)

人物研究

“道高犹许后生闻”

——为编辑出版《钱基博全集》进一言 ... 傅宏星 (159)

- 钱基博先生著作编年 傅宏星 (167)

照片故事

- 西哈努克亲王三次访问无锡 辛道国 张曙峰 (211)

史料研究

- 杨模为华氏兄弟事迹宣付国史奔走 辛道国 (210)

- 繁忙的北塘运河(1986年) (封面)
1935年:无锡运河风貌 徐志钧提供(封二、三、四)

永志不忘毛主席对我家的深情

王心支

梁溪新视野

LIANGXIXINSHIYE



毛泽东主席接见吴启瑞



我的祖籍在湖南浏阳，祖父王正枢，字立庵。辛亥革命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我的祖父是他的数学教师。我的父亲王人路，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母亲吴启瑞，无锡人，都是由于我祖父的关系，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我在自家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一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因而知悉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诸多往事。

师生情深 过往甚密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毛泽东，爱好文史，特别喜读古文和历史书籍，对我祖父任教的数学并无多大兴趣；但我祖父能慧眼识英才，常对他有所偏袒。毛泽东入校后的第一个暑假就住在我祖父家，第二个暑假才住到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先生家。因为常来常往，毛泽东与我伯父王人旋和我父亲王人路也过往甚密。当时我父亲约十五六岁，比毛泽东小六七岁。后来，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我的祖父、伯父、父亲都参与其间，加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1920年7月，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在长沙创办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发行机构文化书社，得到了我祖父和朱剑凡、方维夏、姜济寰、易培基等一批教育、新闻和政界名流的同情和支持，并从经济上予以有力的援助。嗣后，毛泽东、彭璜和我祖父等17人在怡楚小学召开书社发起人会议，公推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为筹备员。8月2日，书社正式成立。同年10月，书社召开首次议事会议，又公推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1926年我祖父逝世后，我的继祖母曹懿娥在其妹夫（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27年春，她带着小儿子王季能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所，为他料理事务。当时，毛泽东正忙着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一有闲暇就拉着王季能玩耍。大革命失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继祖母带着王季能回到长沙，建立起一个秘密联络点。1930年，

红军几次攻打长沙时，湖南军阀何健疯狂报复，把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曹懿娥的妹夫逮捕杀害，还惨无人道地把曹的妹夫的人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

我父辈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深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个个倾向革命。我的伯父王人旋，1926年前留德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曾任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二姑妈王明夏，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在北师大附属中学任教，担任过北京市人大代表，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曾经是她的学生；三姑妈和三姑夫都是早年参加民主革命，光荣牺牲于抗战的革命烈士；三叔父王人艺，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早年曾在黎锦辉创办的上海歌舞班当小提琴手，与聂耳是同事、挚友，聂耳送给他的一副围棋，我至今还珍藏着；小姑妈王人美，系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渔光曲》等影片，建国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父亲王人路，自1919年到北平支援“五四”运动后从湖南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与张闻天同过事。他利用工作之便，在工人中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时，因宣传革命被工部局列入81名黑名单中遭暗探追捕，不得不匿居到同事吴启瑞在无锡的老家，随后两人恋爱结为夫妻。1927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迁武汉办公，他们夫妇俩便从无锡到武汉，在邓演达任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当时，我父亲的弟弟妹妹也大多在武汉；不久，“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兄妹被迫各自离散，我父母带着两个弟妹和在武汉出生的女儿回到无锡，父亲后来又去上海，在儿童书局当美术创作和编辑，当时其在美术和新闻出版界中的知名度并不亚于张乐平，同时也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此期间，我父母亲陆续生下了我们八个子女。至1948年底，我父亲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受迫害，加之家庭负担重，生活不安宁，以至贫病交加，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八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共产



党会成功的，现在天快亮了，有危难之事，实在过不下去了，你可去找毛大哥！他与吾父交厚，也与我兄弟亲密……”说着，他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那时，我刚刚5岁。

深情关怀 亲切接见

父亲去世时，我们八个孩子中，除了大姐高中毕业已出嫁外，其余七个，一个上大学，三个上中学，三个上小学，要全靠在锡师附小任教的母亲每月40多元的微薄工资来维持，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三个小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接连生病。不久无锡解放，度日艰辛的母亲不禁想起父亲的临终嘱托，几经考虑后，终于在1950年5月22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帮助将三个最小的孩子送入在本校举办的“苏南区干部子弟班”就读，以减轻一些负担。

这封信寄出以后，我母亲又后悔不已，心想毛主席要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俱兴而日夜操劳，我怎能为几个孩子上学的小事去打扰他呢？又想这样的信不一定会送给主席处理，但愿不去惊动他老人家算了。

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母亲所料，两个月后，她居然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此复，并颂
教祺！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我母亲喜出望外地接到这封信后，即按信指示去当时驻在无锡的苏南区人民行政公署找陈丕显书记。陈书记不在，由行署主任管文蔚接待。他阅信后，即找来分管文教的同志，研究如何解决我们三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因当时随军来无锡的干部子弟较多，一时无法安排我们进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就读，但由苏南行署安排我们在母亲任教的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免费上学。为便于母亲照顾我们这些孩子，还特地给我们安排住校，并于每学期之初，发给我们一笔生活补助费。从此，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就大有改善。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年过去，我们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记得在1960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母亲突然接到中共无锡市委统战部派人上门转达的口头通知，要她立即做好去上海的准备。第二天，就由无锡市委统战部负责人陪同我母亲到上海。两天后母亲回锡，向我们详述了毛主席单独接见她的情形。

我母亲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的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陈书记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要接见你，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我母亲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因此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陈书记。在陈书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所讲的话后，我母亲才如梦初醒，自言自语地一连两遍重复着说：“毛主席要接见我?!”内心感到既激动而又忐忑不安。

6月26日下午，毛主席派车把我母亲接到锦江饭店。他一见到我母亲，就从沙发上起身相迎，握着我母亲的手亲切地说：“吴老师，你好!”这时，我母亲有些紧张得不知所措，连早已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毛主席见她有些拘束，就坐下来同她拉家常，话题从我祖父王正枢开始。毛主席说：“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是我的老师。在立庵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接着，他回忆1927年我继祖母曹懿娥到武汉后，才知道自己一向敬仰的立庵先生已经



“作古”了，就无限叹息地说：“记得立庵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起来只差6天，先生便可享60大寿！可是……”他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自己一家人与我祖父一家人的交往，以及杨开慧等革命烈士的牺牲，不禁长叹一声道：“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毛主席的感叹，触发了我母亲对已故公公和丈夫的思念之情，又回想十年来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今天又在百忙中接见她，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毛主席为了冲淡沉郁的气氛，便起身一边为我母亲续茶，一边招呼说：“吴老师，请喝点茶！”之后，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情况。我母亲在回答时，由于激动和紧张而漏说了一个。毛主席说：“吴老师，你不是有八个子女吗？刚才只谈了七个。”我母亲不禁笑了起来，补充谈到漏掉的一个。当谈到正在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孩时，毛主席高兴地说：“立庵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他的孙女将来也要当教师，你们家可称得上教师世家了。”我母亲说：“还是从事别的职业好。”毛主席接着说：“不，不。教育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杨昌济、王立庵这些老师，哪有我毛泽东的今天？现在明夏（指我的二姑妈）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师，还是我女儿李讷的老师呢！我是支持她当教师的。”至此，我母亲的心情松弛多了，忙说：“主席对我家真熟悉！”毛主席说：“我和你们家是世交啊！立庵先生有九个子女，除了老七夭折，其余八个我都见过，有的还成了朋友。你们家有八个兄妹，下有八个侄辈，这是一桩巧事！”紧接着他通过我母亲勉励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要努力学习和工作。

毛主席和我母亲在不知不觉中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母亲考虑到不能过多占用毛主席的宝贵时间，影响他工作和休息，便要起身告辞。毛主席说：“好，我们到外面散散步，散步也是休息。”我母亲跟着毛主席来到饭店园中，毛主席提议照相留念，并叫人搬来两把椅子，先是坐着照了一张，站起来后又照了一张。最后，当我母亲谈及她年近九旬的母亲还健



在时，毛主席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请代我向她问好，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身为全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主席，在到上海考察工作的同时，还特别约见在无锡的一位普通教师——我的母亲吴启瑞。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殊荣，使我们终身难忘。

领袖恩情 永志不忘

我母亲回锡后不久，即收到毛主席的来信；她于7月10日给毛主席写了复信。

1960年9月2日，我母亲收到毛主席寄来的《毛泽东选集》和在上海合影的照片及又一封来信：

“启瑞同志：

七月十日发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去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

毛泽东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我母亲含着热泪，把毛主席寄来的信件、书籍和照片拿给我们看，并对我们说：“要是你们的父亲还在该多好！”她要求我们秉承祖父、父亲的品格，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1960年底，我母亲又收到毛主席嘱秘书寄来的1000元，并说明“作为赠送，不要还的”。此时，正值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又一次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可谓雪中送炭，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我母亲被增补为市政协委员，并调至政协机关图书馆工作，我们全家也从此得到地方党政组织更多的直接关心和照顾。

1966年，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先后参加了工作，家境改善了。我们兄弟几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各自的工资中凑足1000元寄给毛主席，以感谢他对我们的关爱和呵护，表达我们对他老人家的崇高敬意！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家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一代伟人的与世长辞而深感悲痛，我母亲更是失



声痛哭。她多次含泪谆谆教诲我们，要把领袖的关怀视作人间最温暖的亲情，要以各自为国效劳的业绩作为对领袖关怀的最好报答。同年年底，无锡市档案馆向我母亲征集资料，我受母亲委托，将毛主席在1950年7月19日和1960年9月2日两次给我母亲的亲笔复信，以及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我母亲时合影的两张珍贵照片，捐赠给了无锡市档案馆。据说这是该馆收藏的唯一与毛泽东直接有关的藏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和孙儿毛新宇来锡时还查看了这份藏品。

伟人长逝，留下英名万世景仰。我母亲吴启瑞，也因病久治不愈，于1980年80岁时逝世。如今，惟一可以告慰领袖英灵的是，我们八个孩子在他老人家的关怀下，有七个受过高等教育，大家不仅得以健康成长，而且都能以各自的专长和才能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贡献一份力量。我的大哥王心方，是专攻斜拉桥设计和建造的桥梁专家，曾获得多项国家科技成果奖；三哥王心天，系1979年赴美的电机学者；四哥王心丰，任清华大学电机学教授，曾获多项国家科技成果奖；三姐王心月，师范毕业后在无锡市第十一中学历任数学教师四十年，成为我们这个“教师世家”中的一员；我本人现为江苏省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院教授，无锡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我们作为王氏后裔，对伟人毛泽东给予我们全家的深情厚谊和亲切关怀，将终生铭记，永志不忘！



秦邦宪烈士事略^①

薛明剑^②

秦邦宪，字博古，江苏无锡人，原籍宁波，至其先祖，始籍无锡。享年三十有九。生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后由苏州工专转入上海大学，立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从事革命工作。曾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参加五卅运动，表现非常积极。无锡由旅沪学生会领导，烈士即为领导之一。是年秋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干事。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赴苏联，入中山大学，与同邑薛萼果最要好。一九三〇年五月，学成归国，任全国总工会干事，编印《劳动报》及《工人小报》，对当时工人运动颇多贡献。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一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九月，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自此至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皆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一九三五年长征期间，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西安事变后，曾与周恩来总理先后赴西安、庐山、南京，商谈国内和平与抗战大计，决定当时全国一致抗日基础。一

①作者原注：本文根据《四八烈士纪念册》及秦邦宪族人、同学之口述撰写。

②此文系作者在解放后所写，原稿存上海文史馆。薛明剑（1895—1980），初名萼培，为薛萼果（孙治方原名）之兄。



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事起，与叶剑英将军代表中共驻南京。迨南京被日本军阀沦陷，即赴武汉。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春初到重庆，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回延安，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及新华通讯社总社社长等职。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兼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一。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又至重庆，代表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及宪草审议委员会后，继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修宪工作及政治协商争点，不幸竟与王若飞、叶挺夫妇（及女扬眉、子阿九）、邓发三将军，李绍华参谋，魏万吉、赵登俊两中尉，黄齐生与黄晓父子，及美籍机师四人等十七人遇难，他们由重庆乘C47号飞机飞行，飞抵甘泉上空时，尚与地面联络，约在午十二时二十五分后失事，延至十一日始在兴县东南八十里茶山地方发现飞机残骸。遇难人员遗体乃由晋绥边区护灵谭政文专员，护送至延安，十九日举行葬仪及追悼会，安葬青凉山下机场墓地，即现在之四烈士墓^③地。全国各地均先后开追悼会，莫不痛惜万分，遗夫人张月霞外，有子女三人^④。

烈士生前擅长古今文学外，精通英、俄两国文字。公余译成《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两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四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册）、《卡尔·马克思》（列宁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籍。一生尽瘁于革命事业。

郭沫若院长认烈士为“钢铁一样的人”，并谓：“平时沉默得像月黑之夜的海洋，眼睛放着深邃的光。你寡言鲜笑，但你一旦言笑了，却是‘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你笑声好像亚细亚高

③原文如此，当为“四八烈士墓”之误。

④原文如此，秦邦宪实有子女六人。



原的风暴,严而可畏的人。不仅汉奸国贼魑魅魍魉在你面前觊觎,似乎谁都感觉你是一把脱鞘宝剑,寒光摇动群星。”并用于谦的诗作其对烈士敬慕,作结语云:“千锥万凿出深山,烈火焚身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为留清白在人间。”可证当日郭氏对烈士为人推崇之深。

(手稿原件存上海市文史馆)





追记秦邦宪在重庆的一次讲演

薛明剑

回忆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即日本军阀开始进入南门之时间），无锡旅川同乡三百余人，假同乡会举行“故乡沦陷”周年纪念。除陈列一年来家乡各方面寄川信件及各种伪报纸供同乡阅览外，并定于中午废除午餐，改食馄饨，以示纪念，并请秦邦宪、王昆仑演讲。秦烈士当日演讲《抗战一年来敌我之检讨》，其辞曰：

诸位同乡父老兄弟姐妹：

本人离开家乡已十余年，今日得以相见，非常荣幸。然不在家乡见面，而在故乡沦陷周年纪念日见面，回溯往事，愤痛何似！故乡沦陷一年中，吾国家吾民族，可谓备尝艰辛者已。然而由艰难困苦也促成吾国许多成功与进步。一年中我国军队固然牺牲不少，可是敌人无法也不可能摧毁我国主力，人数反较年前为多，且更加团结。在一年之前，全国军队不大统一，现在则各军已在一个统率下对外作战。其他如普通军器及飞机、大炮与坦克，亦较一年前为多而且好。在政治方面，一年来之艰难困苦，造成更统一之局面。即以民气及抗战意识而言，亦较年前更旺盛、更坚强。吾辈家乡人民，素称文弱，现亦群起组织游击队，随时随地都能予敌人以致命之打击。此

作者原注：本文录自作者日记及由作者主编之《江苏乡讯》第十三期。原题为《薛明剑追记秦邦宪在重庆作〈抗战一年来敌我之检讨〉的演讲》。